

历史传奇小说

# 建文帝 谜踪

滕振国 滕肖澜 著

明朝初年，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叔侄争位。朱棣登上皇位，史称明成祖。建文流落江湖，行踪飘忽。龙隐江湖，江湖上顿时风急浪险，波诡云谲。各种政治力量乘时而起，有建文旧臣、亡元余部，还有陈友谅的后人及其他野心勃勃的人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

小说中既有江湖人物的铁血打斗，更有母子亲仇、儿女情爱，风云气与风月情交织在一起，读来赏心悦目，掩卷令人长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是历史传奇小说中的佳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历史

传奇小说

# 建文帝

## 谜踪

滕振国 滕肖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文帝迷踪/滕振国,滕肖澜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4

(历史传奇小说)

ISBN 7—5325—3628—9

I. 建... II. ①滕...②滕...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013 号

责任编辑 黄益元

历史传奇小说

建文帝迷踪

滕振国 滕肖澜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4 字数 270,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628-9

K·551 定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063949

## 目 录

|     |                    |     |
|-----|--------------------|-----|
| 楔子  | .....              | 1   |
| 第一回 | 江上喋血缘底事<br>管中藏图有风云 | 4   |
| 第二回 | 赤壁岸无心得图<br>豪杰居大意遇险 | 16  |
| 第三回 | 笑靥如花疑梦境<br>杀气逼人是真情 | 29  |
| 第四回 | 往事如烟伊已逝<br>柔情似水依太痴 | 51  |
| 第五回 | 可怜梦断香消时<br>犹见生非惹事人 | 67  |
| 第六回 | 轿内乾坤本有因<br>帮中灾祸却无端 | 89  |
| 第七回 | 说古论今雄主意<br>报仇雪恨孤臣心 | 117 |
| 第八回 | 抱不平大闹勾栏<br>惊奸王游戏风尘 | 149 |

|      |                    |     |
|------|--------------------|-----|
| 第九回  | 探王府少年惊魂<br>试毒物奇侠弄险 | 174 |
| 第十回  | 习神功祸福难卜<br>弃人世恩怨尽了 | 205 |
| 第十一回 | 本是同床异梦人<br>难免覆雨翻云事 | 223 |
| 第十二回 | 美梦已碎人未醒<br>挚友遇难恨不平 | 240 |
| 第十三回 | 舌灿莲花江湖客<br>心怀鬼胎宫闱人 | 252 |
| 第十四回 | 定盟主心中有数<br>现图画节外生枝 | 274 |
| 第十五回 | 杀人立威心太狠<br>毁容报仇志忒坚 | 296 |
| 第十六回 | 起争端鱼龙混杂<br>明真相血泪交流 | 314 |
| 第十七回 | 龙隐江湖本是梦<br>笔生风云亦成空 | 339 |

## 楔 子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这支[倾杯玉芙蓉]，是清初才子李玉撰写的传奇《千钟禄》中的曲子，康熙年间曾风靡大江南北，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不提防”是洪升《长生殿》传奇中的唱段）之说，可见流传之广。

这段曲子文词真个写得好，本色清新，苍劲悲凉，再加上昆曲缠绵悱恻、哀婉凄美的声腔，自然容易动人听闻。然而传奇非奇不传，好戏文必有一个好故事。《千钟禄》能传唱一时，主要是它揭开了一个可惊可愕的千古之谜，演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至于文词之精，声腔之美，倒尚在其次。

看官，你道戏中这段曲文出自谁人之口？——大明第二位皇帝建文帝。建文贵为皇帝，怎会有“四大皆空”、“寒云惨雾”这种衰败丧气之言？因为此时的他已不是君临天下、贵有四海的皇帝，而是个漂泊江湖、避难逃生的和尚。建文怎么会成了和尚？建文真的成了和尚？此事说来话长，且听我一一道来。

却说明太祖朱元璋荡平群雄，定都南京。登基称帝不久，就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其余诸子也各各封王，以为皇储既定，皇

楔子

基永固。谁知朱标有福无命，三十八岁一病而亡。朱元璋伤心之余，想继立四子燕王朱棣为太子。朱棣深沉机智，文武兼备，才干为诸王子之冠。朱元璋多次赞道“此子肖我”。但群臣以为，朱标虽亡，名分尚在，于礼法当由其长子继承皇统。言之侃侃，有理有据。其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首重依法行事，朱元璋只得顺从众意，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作为皇储。后来朱元璋年老归天，朱允炆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了皇帝，史称建文帝。

建文既无过人的才干，更无惊天的功劳，只凭“皇太孙”三字轻轻松松当上了皇帝，他那几位权重爵显的叔王难免心中不服。尤其是功高才大、桀傲不驯的燕王朱棣，更是我行我素，不把建文放在眼里。建文又是心胸狭窄之人，不在治国安民的根本上用力，却日夜担心诸叔王来抢夺自己的皇位，因而叔侄之间不免生出嫌隙。

在这当口，如果有人能顾全大局，居间调停，动以叔侄之亲，劝以君臣之义，未必不能消弭嫌隙于无形之中。偏偏建文宠幸的几位大臣，如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都是迂阔昏聩、急功好利之辈，无伊尹、太公之才，却想建惊天动地之功，诱导建文“削藩”；一年内连削五王，进而矛头直指燕王。燕王岂肯束手待毙？便打起“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反抗。于是南北双方兵兵打了起来。

想那建文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哪里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不比燕王生在军旅中，长在马背上，南征北战乃是家常便饭，因此南军节节败退，北军步步进逼，不过四年便兵临南京城下，把一座石头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树倒猢猻散，墙倒众人堆，此刻自然会出几个识时务的俊杰来。早有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等打开金川门，迎接北军进城。

燕王意气风发，正待整军进城，忽见城内烈焰腾腾，浓烟滚



滚，却是皇宫起火。这火烧得好大，水龙浇上去就像浇油一样，火势反而更旺，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烧成一片焦土，而建文帝也在这场大火中失去了踪影。估计是被火烧死了，只是宫中焦尸纵横，烧得木炭一样，男女都分辨不出，又哪里认得出哪一个是皇帝。

建文死了，燕王朱棣自然成了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帝。但是不久就有消息传出，说建文其实并没有死。城破那天，是他亲手点着了皇宫的大火，存了个玉石俱焚的念头。但就在此时，他忽然想起祖父朱元璋临终前曾交给他一只紧锢的匣子，说是“须到万分危急之时才能打开”。此刻当然是“万分危急之时”了，于是他急急打开匣子。一看，匣内有三样物事：一把剃刀，一张度牒，一件黑色僧衣。度牒上写着和尚的法名叫“应文”。应文，允炆，一音之转。建文泪如雨下，叹道：“原来祖父早在四年前就预知今天之事，一切都是天意！”于是用剃刀剃去了头发，穿上黑色僧衣，怀着度牒，由鬼门道——宫下水道逃出宫去。

有人说道，荆襄道上，夕阳下，古柳旁，长亭里，见一和尚独坐歇息，虽然风尘仆仆，憔悴衰老，却俨然帝王气象。

更有人说道，当年太祖曾以《咏月》为题，命永乐、建文作诗。永乐诗道：“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民抬头看。”建文诗道：“纵然隐落江湖中，亦有清光照九州。”一个气象万千，一个意境萧索，一诗成谶，正是他们日后命运的预兆。

一时流言四起，无可查考。龙隐江湖，人心浮动。于是，朝廷官员、建文旧部，及早已亡国的陈友谅北汉余党、蒙元余孽，纷纷行动起来，江湖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 第一回 江上喋血缘底事 管中藏图有风云

一过西陵峡，江面豁然开朗，虽然依旧江水奔腾，白浪排空，但已不复曩时的暗礁四伏，凶险万状了。

一叶乌篷小舟顺流而下，忽高忽低，逐浪起伏，银色的浪花在船舷四周飞溅，宛如一只黑色的蝴蝶飞舞在银花丛中。

万三终于松了口气，蹲在船头上，船身颠簸，他却稳稳当当，像是钉在甲板上。他抽出插在腰带上的旱烟筒，尺余长，黑黝黝的，满满装上烟叶，用拇指重重按了一下，点着火，深深吸了一口，又重重吐出，顿时烟雾缭绕，把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遮得隐隐绰绰。

他眯着眼，显得舒坦、惬意，浏览着两岸的景色。近处峭崖壁立，远处群山绵延。时值初秋，天高气爽，一碧万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时不时传来一二声猿啼，声音凄厉，幽静中透出几分肃杀。

他在船头的铁锚上磕了磕烟筒，发出清脆的响声。原来烟筒系精钢打制而成，看着不起眼，其实是一件厉害的兵器。他是峨嵋派高手，擅长擒拿格斗，凭着一套“蜀道难”拳法，在西川一带名头十分响亮。尤精于打穴，这尺二长的烟筒比起判官笔来，更具三分威力。

“少镖头，江面景色宜人，出来坐坐。”他对着舱内说。

舱中无人回答。



他也不在意，轻轻哼起小调来：“蜀山高呀蜀水清，清清蜀水送行人。郎在外面忘了家，妹在楼头暗伤心。”这是四川地方的小调，叫“竹枝词”，语言浅显，曲调缠绵，当地的年轻人十分喜爱。万三年事已高，嗓音粗哑干涩，唱来又荒腔走调，自然唱不出曲中的韵味，但自唱自娱，乐在其中。

舱内有人哈哈笑道：“万三，你也喜欢唱情歌？”听声音年纪尚轻，但语气甚是无礼。万三不以为忤，道：“少镖头说笑了，万三糟老头一个，无妻无子，孤家寡人，一生在刀头上舔血，从不晓得情爱二字，怎么会喜欢唱情歌？只是觉得好听，随便哼哼罢了。”

那人又道：“你倒谦虚。我父亲却很看重你，把这样重要的差使都交给你办。”语气中颇有些忿忿不平。

万三淡淡一笑，道：“那是总镖头的恩典。大概看着我年纪大，办的事多了，稳妥些。好在有少镖头出马——”话陡然停住，脸色严重起来。

他早已发觉，还在一个时辰之前，便有一条双桅大船尾随小舟之后。起初并不在意，长江上千舟百船，来来往往，有船同行是极其平常之事。但此时那船的双桅上同时升起帆来，双帆鼓足风，船便如箭一般冲来。江面宽阔，何止百丈，但那船偏偏正对自己的小舟，这便大有蹊跷了。

他叫声“少镖头留神”，霍地站起身来，双手操起竹篙，心想：来船速度远比自己的船快，逃是逃不掉了。但等两船靠近时，自己只要用竹篙轻点来船，使两船擦身而过，变成对方的船在前，自己的船在后，对方船速快，就会离自己的船越来越远，不管它有无恶意，总之是于我无可奈何了。

主意拿定，来船已近在数丈之外，船头上站着一僧一尼。只见那僧人右手一扬，万三知是暗器，侧身避闪，却听“扑”的一声，

# 第一回

想是击中船板。万三心中叫了声“侥幸”，但就在此时，自己的船却急剧向来船靠去。万三大吃一惊，不明所以，仔细看时，见两船之间有一丝相连，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万三这才明白，适才僧人所射暗器，并非要打自己，而是射向船身。暗器上拴有丝线，这样，自己的小舟就被他所控制了。想到这里，万三抡起烟筒，向那丝线用力砸去，想砸断丝线，及早脱身。

谁知那丝线柔若无物，但坚似钢索。万三一砸之力不下数百斤，丝线只是弹了弹，丝毫无损；相反，借着这一砸之力，小舟向来船靠得更快了，眼看就要拢在一起。

事先想好的脱身之计全盘落空，万三反倒冷静下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眼前的一僧一尼显非平常之辈，只能静观其变，再作打算。万三朗声道：“来的是哪条道上的朋友？成都仁义镖局飞马万三有礼了！”

这便显出一个老江湖的经验来。来船江上拦道，其意不善。但在翻脸之前，尽可能以礼相待，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是上上大吉。走江湖三分靠本事，七分靠脸面，如果事事逞强，就有通天的本领也寸步难行。姑且不说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就算你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天下第一高手，江湖上鬼蜮伎俩层出不穷，防不胜防，难保有一天不会着人圈套，阴沟里翻船，闹个灰头土脸，甚至身败名裂。所以万三尽管心里警惕，嘴上却不失礼数。但江湖毕竟是弱肉强食之地，靠的是真功夫、真势力，若一味服软，反倒被人小瞧了。所以他一开口就抬出了仁义镖局的金字招牌和自己飞马万三的名头来。

在江湖上，成都仁义镖局可是威名赫赫。总镖头名叫郑翊，字辅之，人称乾坤一刀，内外兼修，武功出神入化。八年前，提一口单刀，独闯太白山十二连环寨，寨中二十四名正副寨主俱死在他刀下，无一漏网，而自己毫发无伤，身上连血都没有沾上一滴。



有人说，他的武功已不在少林方丈虚生大师和武当掌门灵云道长之下，实为当今武林第一人。

郑翊的夫人神剑女侠陈平如也非同小可。据熟悉他们夫妇的人说，她的内功修为比丈夫更高一筹，只是有了一个武功盖世的丈夫，镖局诸事顺利，用不到她抛头露面，只在家相夫教子，倒像名门贵妇一般，因此谁也没有真正看到过她的手段，“神剑女侠”四字也是仅凭传闻赠给她的雅号。

夫妇俩一刀一剑，威震天下，有谁敢轻易来捋仁义镖局的虎须？加上郑翊为人仁义，性好排难解纷，绝不恃强凌弱，四川武林中有什么纠纷，郑翊一言可决。所以郑翊隐隐然成了西南武林的领袖，仁义镖局的镖队所到之处，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

万三是仁义镖局的老镖师，武艺虽不能与总镖头郑翊相提并论，但源出峨嵋派，名门弟子，自有独到之处。他性格稳重，重道义，讲交情，走了几十年的镖，江湖上人头极熟，因此飞马万三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此时，万三亮出仁义镖局的旗号和自己的名头，自以为能镇住来船上的一僧一尼。

谁知那僧人哈哈一笑，道：“洒家天生没面目，天地不怕，六亲不认，就是皇帝老子遇上洒家，也得留下几个金元宝！”

万三一愣，弄不清他是有意寻衅，还是真的是个浑人。但脸上不显山，不露水，淡淡道：“大师意下如何？”

僧人道：“只要把船上的东西留下来，洒家就饶你一命。”

万三心中更加疑惑。大凡强人打劫，事先总会打探明白，对方有无贵重之物。道上之人，目光比刀子还锐利。车上装了金银财宝，车辙必深；船中装了金银财宝，吃水必深，一目了然，决计不会弄错。自己轻装简从，一叶轻舟，怎会着了对方的眼？他沉声道：“在下是个穷保镖，此次私事外出，船上不曾保人财物，想必大师法眼也已看清。但大师专程而来，不便空手而回，一锭

# 第一回

白银，权作相送。”说着，从怀中掏出银锭，向僧人掷去。这一掷，用上了发暗器的手法，银锭去势如箭，直射僧人胸前膺中穴。他不知来人底细，想借此摸摸他武功的深浅。

两船近在咫尺，银锭去势极快，躲闪实为不易，但僧人不躲不闪，一探手已把银锭接在手里。万三从他接银的手法看出，其人武功极高，决非寻常劫道的毛贼。

僧人笑着对女尼道：“万老头把洒家当做要饭的花子了！”手上用劲，把银锭捏成一团。更可怪的是银子经他一捏，本来银光闪烁，现在却成了墨黑一团。万三这下子吃惊不小，显然对方练的是黑砂掌这门歹毒的功夫，而能捏银成黑，至少有七成功力。他再仔细打量这一僧一尼，两人都是四十来岁年纪，僧人身材魁梧，粗眉环眼，狮鼻阔口，形状十分凶恶。女尼却娇小玲珑，眉目秀美，只是眼角上吊，显出一股煞气。他心中一动，突然想起江湖上的两个煞星，脱口道：“原来是崆峒僧尼，怎么干起拦道劫财这没出息的生计来了！”

提起崆峒僧尼，二十年前在江湖上曾经名噪一时。两人本是崆峒弟子，因触犯门规，被逐出师门。流落江湖，出家当了僧尼，男名了然，女名了因，但依然不守清规，鬼混在一起。后来因缘机会，觅得一本前代的武功秘笈，练就一身高明的邪派武功。两人记着被逐的怨恨，竟然双双杀上崆峒，把崆峒一派的师长和同门，杀得伤亡殆尽。终于激起武林共愤，以少林、武当为首的各派精英围剿追杀，在九华山下重创二人。两人伤势严重，武功尽失，却突然失去了踪影，据说是逃到了漠北荒无人烟之处。不想今天重现江湖，而且看来武功也已基本恢复。

崆峒僧尼被万三叫破来历，倒也有些意外。了然桀桀怪笑，道：“飞马万三，不愧是老江湖，居然能认出洒家。既然如此，光棍眼里不掺沙子，快把那东西交出来吧！”



“什么东西？”

“一张图。”

万三如遭雷殛，瞠目结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居然会知道自己身负的秘密。半个月前的一幕，清楚地出现在他眼前：

那天傍晚，总镖头乾坤一刀郑翊忽然在密室单独宴请万三，作陪的只有郑翊的夫人神剑女侠陈平如，连丫环、仆人都不用。

酒席丰盛，美酒佳肴。郑翊夫妇言笑晏晏，态度十分热情。但不知为什么，万三从心里冒出一阵冷气，感到不安，甚至害怕。郑翊素来为人仁义，深得镖局上下爱戴。但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又使人生畏。除了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喜事，镖局全体欢宴外，在万三的记忆里，总镖头夫妇从不单独宴请某个镖师。在镖师中，万三除年纪最长，办事稳重外，武艺并不突出，也无赫赫之功，更算不得是总镖头的心腹。那么，他今天为何一反常态，单独宴请自己呢？而且又在密室之中。

事情透着蹊跷，甚至显得诡秘。但万三尽管心中不安，脸上却不动声色，装出感激、兴奋的样子，大口喝酒，朗声笑谈。他知道，如果酒席上真有什么秘密，自己言谈举止稍有不慎，将立招杀身之祸。事已至此，伸头缩头都是一刀，不如听天由命，坦然处之。

酒过三巡，郑翊白净的脸上泛出淡淡的红色。他酒量不大，平日也很少喝酒，但内力深湛之人，自不会轻易喝醉。有了几分酒意，他忽然重重放下酒杯，仰起头，长叹一声，道：“心事悠悠家国恨，美酒沉沉梦中人。神州但唱太平歌，谁个记得石头城？”

万三颇感意外。十二年前，当今天子永乐皇帝还在燕王藩邸，与侄儿建文帝叔侄不和，南北双方打了起来。不上四年，北军兵困石头城，把个建文帝逼得在宫中放火自焚，燕王也就当上

## 第一回

了皇帝。此事，在当时曾轰动一时，也有人暗中为建文帝不平。但事情过去已久，加上永乐治国有方，国强民富，安居乐业，往事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何况镖局属江湖营生，历来与官府少有瓜葛，总镖头为何有这样浓重的感慨！便随口说道：“帝王家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自古都有。只要天下太平，镖局生意兴隆，管他哪个当皇帝！”他为了不拂总镖头的心意，言语中对当今天子微存责备，而后面的话则是委婉劝告，镖局不可卷入朝政，宦海风波，犹胜江湖。

“劝君莫奏前朝曲，”神剑女侠笑吟吟道，“皇家的事，咱们小百姓管不了，也不必管。孰是孰非，留待后人评说。”

郑翊又长叹一声，苦笑道：“好，不谈国事，只问镖务。”起身打开橱门，捧出一只长条木盒。木盒精雕细琢，看来十分名贵，色呈黄黑，想必年代久远。木盒上着锁，郑翊从怀里掏出钥匙，启锁开盒，里面是紧卷的纸轴，不知是画还是字。郑翊小心翼翼取出纸轴，道：“又要烦劳万兄了。”语气十分郑重。

万三急忙起身，恭敬道：“总镖头有什么差遣，万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郑翊道：“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请万兄护送这幅画。”看似轻描淡写，但神色语气都不轻松。万三躬身肃立，并不询问。他既已感觉到总镖头所托之物决不轻易，就愈发三缄其口。

郑翊道：“重阳之日，请万兄将此画送上金陵城外天平峰顶，届时将有一位程先生与万兄接头。万兄只要将画交付来人，这趟差使也就功德圆满了。”

万三越听越觉得心惊。大凡保镖，总得讲清所保之物的价值，镖师心中有底，行动就有了分寸。眼前自己护送的是一幅画，古之文物抑或今人手笔？名家之作抑或常人庸作？同是一幅画，价值高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总镖头对此一概不提。而



密室宴请，郑重托付，此画又决非寻常之物。从成都到金陵，千里迢迢，为的只是一幅画。重阳之日，天平峰交镖，接头之人只知“程先生”三字，何等身份，何等模样，都语焉不详。

凡此种种，处处透着古怪，甚至有些阴森，可能涉及一桩极大的机密。万三心里愈是疑惑，神色愈是恭敬，不敢流露出丝毫好奇或猜疑。他心里明白，此时自己只要应对中稍有差池，将立毙于总镖头的大力鹰爪功之下。

就在此时，一人快步闯进密室，二十不到年纪，长身玉立，眉目俊秀，英气勃勃，正是总镖头夫妇的独生爱子郑青云。他见万三手持画轴，双眉一扬，道：“父亲，你派万三护送画轴？”

陈平如脸色微变，问郑翊：“你对青儿说过画轴之事？”

郑翊道：“些许小事，闲谈中偶尔提及。青儿长大了，应该知道镖局之事。”

“青儿武艺未精，需专心苦练，你不应该用这种杂事分了他的心。”陈平如道。她素来十分敬重丈夫，言语举止从无半分违拗，但此时语气严厉，充满责备之意。

青云走到母亲身边，温言道：“母亲，孩儿久闻江南秀丽，金陵更是六朝故都，金粉世界，早想前去游玩。护送画轴一事，就交给孩儿吧！”

万三凑趣道：“少镖头如能亲自出马，事情就万无一失了。”

陈平如望着儿子，厉声道：“胡说，你一定不能去！”

青云悻悻道：“又不是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无非送一幅画而已。万三行，我就不行？难道我的武艺还不如他！”语气中对万三极为轻视，一副少不更事的公子哥儿派头。

郑翊斥道：“青儿，放尊重些！万镖头久历江湖，经验丰富，岂是你比得的。”想了想，又道：“你一定要去，也好，趁此可增加些江湖阅历。但记住，路上一定要听万镖头的话。”

# 第一回

青云喜出望外。父亲素来严厉，对自己不假辞色。原以为自己提出要去江南，必遭父亲拒绝，所以温言恳求母亲。想不到事情倒了过来，母亲坚拒，倒是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他笑嘻嘻道：“父亲放心，孩儿一定听话。”

“老爷，你不能——”陈平如急得脸上变色，气急败坏，正想阻挡，却被郑翊打断：“夫人，青儿是镖局中人，总得经风雨，见世面，岂可做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陈平如还想再劝，郑翊沉下脸来，对青云、万三道：“你俩好好准备，明日一早起程。”

陈平如见事已定局，无可挽回，含泪走出密室。

第二天清晨，万三与青云简装轻舟，出成都，入蜀江，再由蜀江入长江，顺流而下，一帆风顺，想不到在这里撞见了崆峒僧尼两个恶煞。

万三虽预料此番走镖隐藏着凶险，却没想到离金陵尚在千里之外，就遇见了麻烦。了然开门见山，直指自己刻刻担心的画轴，显然有为而来。一个个问号在万三脑子里飞舞：这次走镖的秘密，只有总镖头夫妇、青云和自己四人知道，极为机密，怎么会走漏了风声？画轴体积小，份量轻，藏在舟中毫不显山露水，崆峒僧尼凭什么认定目标尾随而来？崆峒僧尼绝迹江湖已久，此次重现，有什么背景？……

正思绪纷乱之际，被了然一声猛喝惊醒：“万三，还不献出画来，难道要洒家亲自动手来取吗？”

万三情知今日之事断难善了，硬着头皮道：“万三是江湖中人，只知刀枪剑戟，不懂得琴棋书画，大师想是找错人了！”

了然嘿嘿冷笑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不肯交出，洒家自己来取！”双足一蹬，飞身扑向小舟。万三眼见双方已经反目，抽出烟筒，凌空击去，想趁了然尚未立足之际，攻他个措手不及。了然人在空中，双手直向万三面门抓来。万三见他双手乌